

电影文学剧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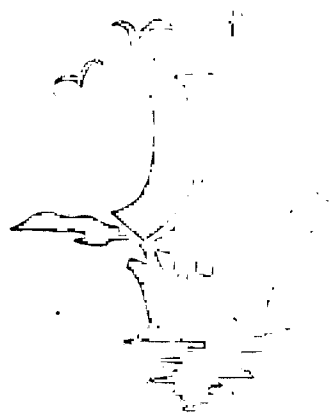
51号兵站

張渭清 梁心 刘泉著



51号兵站

張渭清 梁心 刘泉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51号兵站

著 作者 張渭清 梁 心 刘 泉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：25/8 插页：3 字数：52,000

1961年8月第1版

196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5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3·1754

定价：(八)0.26元

上海新华印釘檢查者

內 容 提 要

一九四三年正是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。日寇对解放区进行了残酷的清乡扫荡，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，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反清乡斗争。这时负责供应军事物资的新四军在上海的地下兵站，由于叛徒的出卖被破坏了。为了尽快的恢复兵站，党派了梁洪同志以帮会小老大的名义来到上海，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斗争。由于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，巧妙地利用了敌人的弱点和敌、伪之间的矛盾，终于突破重重难关，把大批军用物资运往根据地。

剧本通过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，塑造了梁洪、吴明等几个机智、勇敢、富有革命英雄主义的共产党员光辉形象，揭露了敌人凶恶、狡诈，而又愚蠢的丑恶面目和他们必然要灭亡的命运。

一九四三年。上海。

夜。

滿載着日本宪兵的警备車、摩托車、大型“香港”車^①，吼叫着冲出北四川路底日本警备司令部的大門。

二

在一家咖啡館的電話間里，一个身着西装的中年人——这是我地下兵站負責人老高——正拿着電話耳机緊急地通知对方：“……我是老高，你們快把存貨轉手，行情變了，行情變了！……”

靠近南碼頭的一个里弄倉庫里，一位穿短衫的青年在接電話：“……知道了，我們馬上轉手！……”

敌警备車队象群瘋狗似地穿过外白渡桥，外滩的高楼大厦、鉄絲网和沙袋包急速向車后退去，刺耳的警笛声震蕩着沉寂的黄浦江岸。

仓库里，十几个拿着杠棒的搬运工人和穿短衫的青年一起，把一箱箱的物资迅速向外抬去。

三

咖啡館电话間里。

老高快速撥着电话号码。

敌警备車开到爱多亚路立安大楼門前停下。

持枪的日本宪兵和几个穿便衣的特务跳下警备車，冲进大楼。

大楼上。一間玻璃窗上写着“振兴企业公司”的写字間——这就是我新四軍的地下兵站。

一位职员打扮的年輕女同志正在听电话：“……噢，噢，高先生，我們馬上轉移……”她話還沒說完，就听到門外敲門喊叫“开门，开门！”女同志見敌人已到，沉着地对着电话机說：“老高，你快走吧！敌人把这里包圍了……請放心，我……”

房門噠的一声被敌人砸开了。女同志回头一看，憤怒地

⊙ 香港車：解放前，反动派捕人用的紅色汽車。

罵道：“叛徒！”接着她馬上又拿起電話机。

咖啡館電話間。

老高担心地听着話筒里傳出的女同志的聲音：“程路是叛徒！……老高，你听清楚了沒有？……”接着話筒里“砰砰”兩下槍聲，以後就什麼聲音也沒有了。老高臉上露出沉痛的表情，慢慢地把話筒擱下……

四

敵警備車开到南碼頭倉庫門口。

日本宪兵用槍托砸開庫門。冲进去一看，里面空无一物。

五

日本警備司令部情报处。

处长办公室。

中佐情报处长龟田拿着電話机：“……都跑了？”他命令道：“快快封鎖！”

六

火車站。

鬼子兵拉起鐵絲網，圍困了所有旅客，禁止通行。

吳淞口。

几艘伪巡防团的巡艇封住了吳淞口。

大小船只被扣留檢查。

黃浦江沿江碼頭。

鬼子兵拦上鐵絲網，扣押了碼頭上的貨物。

鬼子兵冲上輪船，搜查船上的旅客。

七

清晨。

在一條僻靜的馬路上。

老高換了一身青布短褂，戴着一頂舊禮帽，快速地騎着腳踏車。

老高到了菜市路一家車鋪門口停下。

老楊正在門口給一個三輪車工人修理三輪車。

老高上前說：“老師傅，給我修理一下。”

老楊看見是老高，回答：“請里面坐一坐。”老楊加快動作擰上了三輪車的螺絲，把車輪一轉，對站在一邊的三輪車工人說：“好了，快去找生意吧！”

“謝謝！”三輪車工人騎車走了。

老楊看看四周沒有人，忙走進屋。

老高上前：“老楊同志……”

老楊關心地問：“都轉移了嗎？”

老高沉痛地說：“曉敏同志沒有來得及走，犧牲了……”

老楊聽到自己的同志被害，異常憤恨，他緊緊地握着手里的老虎鉗子，半天沒有說話。過了一會兒問：“物資吶？”

老高：“工人幫我們轉移了。”

老楊果斷地：“那你們全體同志馬上隱蔽起來，不能再露面了！”

老高着急地：“可是部隊買的物資還沒有運走，迫擊炮的無縫鋼管還沒有買到……”

老楊：“兵站的工作絕不會停止！這事我去請示市委，馬上和部隊取得聯繫……”

八

蘇中。一個海濱村莊。村里駐着新四軍部隊。

一間架着天線的茅草屋里，電報聲噹噹嗒嗒。

戰士們正在輪換搖着手搖發電機。

機要員迅速譯出一份電報，向科長同志報告：“上海地下黨發來的急電。”

科長：“趕快給首長送去！”

“是！”機要員拿了電報跑出。

九

新四軍某部司令部。

一間磚牆瓦頂屋里，反清鄉鬥爭的軍事會議正在進行。

牆上挂着大幅軍用地圖，地圖上標着一長條畫着碉堡、籬笆的包圍綫。

各級軍政幹部一排排的坐在木板凳上，聚精會神地听着報告。

司令員指着地圖向同志們講着：“……日本鬼子從長江沿岸到黃海邊，用碉堡和籬笆築起了一道長長的封鎖綫，企圖以圍困戰術來消滅我們蘇中根據地和新四軍，其實這完全是夢想……”

政委接着講話：“我們蘇中根據地象把鉄錐一樣，有力地卡住了長江的咽喉，直接威脅着敵人占領的京滬杭。敵人為了進行垂死的掙扎，瘋狂地向我們展開了重點的清鄉蠶食。我們目前的鬥爭雖然很艱苦，但是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，有全國人民的支援，有各根據地和敵占區地下鬥爭的配合，我們一定可以全面地粉碎敵人的進攻，取得輝煌的勝利。我們要以反清鄉鬥爭的勝利，鼓舞全國人民的鬥爭，爭取早日打敗侵略者，解放全中國！……”

同志們听了政委的講話，情緒大為振奮。

門外。機要員：“報告！”接着他進屋將電報遞給司令員。

司令員看完電報，立即送給政委。

政委辦公室。

屋內整潔朴素。窗前放着兩把椅子和一張方桌，桌上放着文件、書籍和一架老式電話機。

政委拿着電報背手踱着。踱了一會兒，他停下腳步，對坐在窗前的司令員說：“司令員，我同意上海市委的建議，立即把兵站已經暴露的同志調回來。你的意見怎麼樣？”

司令員說：“由地下黨負責及時把物資運給我們，這對我們的反清鄉鬥爭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支援；可是敵人現在把我

們兵站的現有運輸路線都堵死了，並且還在加緊搜查，讓上海地下黨單獨負責這項任務是不是……”

“我也這麼考慮。”政委說，“突破敵人吳淞口的封鎖，把大批的軍用物資運出來，這任務很艱巨，我們絕不能讓上海地下黨多出頭露面；兵站的力量要加強，我們應該派新的同志去。”

司令員：“那要選派一個精明強干的同志去才行。”

政委考慮了一會兒：“你看派海防團大隊長梁洪同志去怎麼樣？”

“行！”司令員同意地說，“梁洪同志從前到過上海，和這裡的青幫‘老頭子’范金生也很熟。吳淞偽巡防團長黃元龍就是范金生的大徒弟，他靠范金生的牌子走私發了財，我們可以讓梁洪通過范金生的關係去上海……”

— 〇 —

海邊。新四軍戰士和民兵們正在進行反清鄉戰鬥演習。有的持槍衝鋒，有的抱着一捆手榴彈匍匐前進。一個小胖子戰士正在練習投扔手榴彈，目標是用長竹竿架起來的草圈圈——代表敵人的碉堡洞眼。他使勁扔了几次都沒有扔中目標，最後有些泄氣了。這時，一位體格魁梧、身穿灰布軍服、腳着布條草鞋、挂着短槍的指揮員——梁洪走到他跟前：“怎麼可以泄氣吶？”

小胖子戰士呵呵一笑：“大隊長，太難扔了！”

梁洪鼓勵地：“在革命戰士眼里從來不該有一個‘難’字——來，我跟你一起扔！”

梁洪向着目标示范地扔着，連扔連中。

小胖子战士学着梁洪的姿势，把木型手榴彈甩出去，終于扔中了目标。

这时，来到海边的政委称贊道：“不錯啊！”

梁洪和战士们停止了练习，亲切地望着自己的首长：“政委！”

政委和蔼地：“你們练吧！梁洪同志，你来一下。”

梁洪跟着政委走向海滩。

辽阔平坦的海滩上。漁民老乡在修补魚网和船只。

政委和梁洪坐到一条搁在海滩的小舢板上。

政委告訴梁洪：“……你到了上海，組織上就会派同志和你接关系的。你要很好地依靠上海党的領導，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，团結一切可以团結的力量，就是那些被我們釋放回去的偽巡防团士兵和軍官，也有可以教育、爭取的，同时还要充分地利用、扩大敌伪之間的矛盾。关于去上海的方式，我們已經和范金生談妥了，让你借用他們帮会小老大的名义去找黄元龙做生意。”

梁洪听了，有点不解：“帮会？……”

政委看出了梁洪的心情，解釋說：“利用封建落后的帮会名义去，主要是为了掩护身份，便于活动。”

梁洪听了严肃地答道：“只要党需要，我就这么做！”

政委点点头。接着他又对梁洪說：“你执行的这项任务，是整个反清乡斗争的一个环节。敌人正在千方百計地封鎖搜

查这批軍事物資，我們无论如何也要把它从虎口中运出来！”

梁洪坚决地向政委表示：“請首长放心，我一定完成党交給我的任务。”

“对。”政委最后給梁洪指示說，“只要你牢牢記住，上海是我們中国的領土，是我們党的誕生地，是我們无产階級革命的搖籃，那你就有力量战胜所有的敌人！”

上海。日本警备司令部。

阴森森的大楼上罩着伪装网，屋頂上架着几挺高射机关枪，門口沙包工事堆得高高的。

情报处會議室。长长的會議桌两旁，坐滿了鬼子的情报人員和伪軍官。

情报处长龟田坐在那里，翻着一叠情报。

会場鴉雀无声。

龟田看完情报，向每个人扫視了一眼，他先問坐在身边的情报科长馬浮根：“馬科长，共軍兵站你的查到沒有？”

馬浮根站起回答：“报告处长，根据我的分析，共軍兵站可能撤走了，因为兵站姓程的已經效劳皇軍……”

龟田：“可是兵站的物資呢？”

馬浮根：“……”

龟田又問胖篤篤的吳淞巡防团长黃元龙：“黃团长，你的知道？”

黃元龙立正站起：“处长，我已經把吳淞封鎖得水泄不通；

第二步我还要……”

龟田没让黄元龙把話說完，就臉色鉄青地站了起来：“共产党要把上海变成共軍的后方兵站，这不行的！上海的物資，皇軍大东亚战争大大的需要。共軍兵站我們虽然抓到了一个姓程的，但是收获的不大，物資和人都不見了。我的估計，他們可能还要派人出来活动的。皇軍司令命令要更快地消灭兵站，物資一点不能被他們运走！”接着他态度緩和了一下，对黄元龙說：“黄团长，吳淞非常的重要，你的責任大大的！”

黄元龙听到龟田夸奖自己，得意地說：“处长，吳淞由我黄元龙包了。別說电台和炮，就是一根洋釘，共产党也休想通过我的防区。”

馬浮根見黄元龙得意忘形、信口吹牛，有意諷嘲地道：“黄团长把共产党看得过于简单了吧？”

黄元龙：“共产党厉害，我黄元龙也不含糊，誰不知道我有三个大队駐在吳淞。”

馬浮根馬上提醒說：“共軍釋放俘虏的政策很厉害，我看还是提防一点为妙啊！”

黄元龙見馬浮根揭他弱点，不服地說：“老弟，說老实话，就是南京和平軍被共产党俘虏了又放回来的也不是少数呀！”

龟田不滿地搖搖頭，向馬浮根交代：“馬科长，你的派姓程的到吳淞帮助黄团长工作，情报組也要加强的。”

黄元龙一听，龟田对自己并不放心，心里很是不快，但还是虛伪地表示：“欢迎，欢迎！”

龟田最后說：“我們日中亲善、团结的合作，为大东亚圣

战，为皇軍苏中的清乡，为上海南京的治安，共軍兵站一定要消灭的……”

— 二 —

吳淞伪巡防团部。

庭院里的刑架上吊着几个被新四軍俘虏后放回来的士兵。其他的士兵整齐地排在两边，低着头站着。

黄元龙拿着“白相棍”，站在走廊里恶狠狠地命令：“给我狠狠地打！看你们誰还敢再說新四軍好！”他把在情报处憋的一肚子气，都发泄在这些士兵的身上了。

打手們的皮鞭雨点般地落在这些士兵的身上、臉上。

黄元龙的外甥朱副官——也是被新四軍放回来的，紧鎖着双眉，心里有些不忍，便上前想劝說几句：“舅舅……”

黄元龙：“你少管閑事！馬浮根就是抓住这个，成天在龟田面前搞我的鬼。”他把“白相棍”一揮：“打！”

— 三 —

彩霞映照着碧藍的大海，海面风平浪靜。几只洁白的海鷗不停息地向前飞翔。

一艘四桅大海船，鼓着白帆，順着风势向南行駛。船上滿載着一簍簍的生油。

梁洪和一位白发的老艄公站在船尾。梁洪已經換了一身便衣短装，扮成商人模样。他抬头望望风向，問老艄公說：“船老大，我們什么时候能到上海？”

老艚公：“順風順水，明天就能到。”

一 四

月夜。

吳淞鎮郊。靠近江邊有兩間小草屋——這是船工葛老大的家。

屋里，一盞螢火似的煤油燈下，聚集着四五个白天被毒打的士兵，有的躺在木板上呻吟，有的雙手抱着膝蓋發牢騷。

一个受了重傷的士兵一面哼着一面說：“……他媽的，當俘虜沒挨打，回來倒挨頓打，這鬼日子怎麼過啊……”

頭上包着綑帶的葛海生在給他擦傷：“看給打成什麼樣子了！”

受重傷的士兵憤憤地：“早知道回來受這份罪，說什麼也不回來了！”

另一個士兵同意地說：“我真後悔，當時就該干新四軍。”

一個謹慎的士兵提醒道：“小聲點……”

屋外。一個人影靠在窗口，正在偷聽——這人正是叛徒程路。

屋里繼續說道：“新四軍是好，真把我們當人看待……”

葛海生的聲音：“新四軍那位陳指導員真好，他听我說家裏有老有小，生活困難，馬上就發給路費放我回家，你們說人家……”

“人家才是為國為民吶，可是我們還拿槍去打人家……”

唉！”

屋里。葛海生压低声音說：“咱們帶着枪，投新四軍去！”

謹慎的士兵：“怎么去法还得好好商量商量……”

这时，葛老大从里間走出来，拿起蓑衣和破魚簍，向葛海生小声說了句：“海生，我打魚去啦，你們小心点！”說着向外走去。但剛走出門口，忽然发现窗口有人偷听，又悄悄地快步走进屋里，小声告訴儿子：“海生，外面有人偷听！”

葛海生一听，立刻緊張起来，便随手拿了一根鉄棍，輕輕地走向后門，几个士兵也跟了出去。

程路发现有人来时，头上已結結实实挨了一鉄棍，便晃了两晃一头栽倒地上。

一 五

敌情报处。

馬浮根神色緊張地跑进龟田办公室：“处长，处长，姓程的被搞死了，死尸漂在吳淞口！”

龟田听了，两眼惊异地盯着馬浮根：“什么？”

馬浮根害怕責任落到自己头上，忙爭取主动地說：“程路死在黃团长的防区，我估計很可能是……”

龟田沒等馬浮根說完，便問：“是黃团长？”

馬浮根：“我是說，可能与黃元龙的部下有关系。”

龟田：“馬科长，这案子于你赶快給我查清。”